

# 明慧週報

副刊

第37期

2005年12月16日

大学毕业后，我迷上了古典音乐，整天带着耳机与世隔绝，完全沉浸在串串音符的泉流中，放任心绪随着乐曲起伏，时而热情昂扬，时而低回婉转。过去的作曲家们成了我知心的朋友，莫扎特、巴哈，贝多芬…，我甚至多次梦见过他们。特别是莫扎特，自从我听到《魔笛》第一幕王子和三少年的重唱而落泪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这个200年前的天才了。因为他的音乐不仅完美，而且纯善、无邪；那是发自天性的善意和爱，我甚至感到那和声中散发着温润的光辉。听其乐如见其人，我真的爱上他了。

感谢神创造了

音乐



我再次听到了“爱”。爱应该是善意的，只能带来光明美好，可是我为什么在现实中因为失去它而产生仇恨和痛苦呢？如果因为爱而仇恨，那是“爱”吗？“爱”怎能造成毁灭呢？这都不对呀！我发现原来这世俗的“爱”多是自私的占有欲，不是真的“爱”。

因为一直记得音乐中的美好境界，我终究不愿意堕落。我内心还是向往光明、高贵、纯善，我不能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神，但是我请求他帮助我脱离痛苦，回归光明美好。也许就因为这向善的愿望，神真的帮助了我。

然而在后来的现实世界中，我的感情经历却不是那么美好。一段世俗的畸恋使我陷入痛苦的深渊，最终还是失去了原本不该拥有的。

许多邪恶的念头开始在脑海中涌现，仇恨、报复、伤害…同时，许多诱惑在我周围出现，要我放纵自己…

彷徨无助的时候，我想起莫扎特，听着挚爱的莫扎特流泪。在天才的音乐中，

不久我知道了法轮大法，从“真、善、忍”宇宙特性中，我明白了人间因果轮报的理，也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从此我走出了情感的困顿，再无丝毫的阴影。

舒曼曾说：“艺术是在人们幽暗的心灵中投注的一道光明”。我深有同感。

我更感谢伟大的造物主为人类创造了音乐。◇

## 再也没人敢说不用唱戏了

山东省莘县有一叫王升公的村庄，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要给神唱大戏。每年逢这几天，村里都很热闹。连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说不清，这个古老传统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

共产党来了后，无神论渐害人心。到了文革时候，有一村干部就说，不用再唱戏了。这一年就没唱戏。这个村干部没出当年，就因病死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神的惩罚。到了第二年，又有一个人说，不用唱大戏。这年又没唱。结果这个人没几个月也暴病死亡。

从那年起，这个村再也无人敢说给神唱戏了。这个古老传统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有失必有得



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有两个贫穷的孩子考进了大学，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他们开始半工半读。他俩当时想出了一个赚钱的方法：找一位著名的钢琴家，提出代办个人音乐会的计划，获取佣金以赚得更多的生活费。

他们找到了当时著名的钢琴大师伊格纳·帕德鲁斯基先生。帕德鲁斯基先生的经纪人与两位年轻人洽谈的结果是大师一场表演的酬劳为两千美金，这个数目对大师来讲确实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演出价码，但是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却是一个大数目。如果他们举办一场音乐会的收入不到两千美金，肯定就要亏本了。

最后这两个年轻人签了合约，并且拼命工作直到音乐会圆满结束，然而清算账目之后发现只赚了一千六百美元。他们把一千六百美元全部交给了帕德鲁斯基先生，还附上了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承诺尽快就会把四百美元还清。帕德鲁斯基先生看着这两个贫穷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他把那张四百美元的支票撕碎了，然后把一千六百美元递给两个年轻人说：“从这笔钱里扣除你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吧！再从剩下的钱里拿出百分之十作为你们的酬劳，其余的才归我。”那两个年轻人当时流出了感动的眼泪。

经过多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帕德鲁斯基先生回归其祖国并当上了波兰的总理。但是由于战争的冲击造成了国内经济的暂时困难，成千上万的饥民不断的向他呼救。四处奔波也无法解决这巨大的危机，无奈他只好向当时的美国食品与救济署的署长赫伯特·胡佛求援，胡佛署长接到消息之后，毫不犹豫的答应马上援助大量的食品。

不久，上万吨食品运送到波兰，让波兰饥民度过了一场劫难。帕德鲁斯基总理为了感谢赫伯特·胡佛署长，于是与他相约在巴黎见面，以便亲自表达谢意。

不料两人见面时，赫伯特·胡佛却说：“不用感谢我，我还要谢谢您呢！帕德鲁斯基总理，有件事您也许早就忘记了，不过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啊！您在美国时曾经帮助过两位穷大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啊。”

施恩不求回报固然是道德高尚之人的善举，但是有失必有得也是宇宙的真理。

人世间的真诚与善心，都会在人们的付出中良性互动，决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去，因此，行善而不求回报的人经常能够得到意料之外的回馈，这是因果循环的自然规律。◇

# 死亡指标 ■ 有恃无恐招祸患

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第五大队的队长赵爽，在对大法弟子长期的迫害中，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之所以敢于如此作恶，显然凭的就是中共对法轮功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他张口闭口就是：“即便打死了也就是填个表，写上正常死亡就行了，反正劳教所有死亡指标。”

辽宁省抚顺市公安一处的警察也在折磨法轮功学员时透露：“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个整死法轮功的指标，你是第一个，把你也浇上汽油，来个自焚，看你怎么样？”

这些有恃无恐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可能没有想到日后的悲惨下场。希望下面的故事能给人以启示。

纪晓岚，是清朝的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他在其生平记闻《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乡里有一个叫丁一士的，此人强健敏捷，力量很大，而且修习技击和轻功。两三丈高的地方，他像飞一样一跃就能跳上去，两三丈宽的地方，他像飞一样一跳就能跳跃过去。纪晓岚谈到自己小时候曾经亲

自见识过他的功夫，纪晓岚站立在一过厅中，面向前门，那个丁一士站在前门外面，与纪晓岚面对面。当纪晓岚一转身面向后门时，丁一士已经站在后门的外面了，还是与其面对面，如此七八回都是这样。因为丁一士纵身一跳，就能越过屋脊。由此可见，此人的功夫了得。

后来丁一士路过杜林镇，遇到一个朋友邀他在桥边酒店中喝酒。两人站立在河岸边，酒喝得正尽兴时，那个朋友对丁一士说：“你能跳过这里吗？”话音未落，丁一士已经纵身跳过去了。朋友叫他回来，刚一说完，他又纵身跳回来了，但脚刚一着地，没料到河岸已经快坍塌了，靠近河水陡立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丁一士没有看到，正好一脚踏在了上面，结果河岸崩塌了两尺多，丁一士于是便掉入了水中，顺着水流被冲走。丁一士一向不懂水性，只见他从水中能跳起数尺，但只能直上直下的跳，却跳不到岸边上，落下来仍旧掉到水中，这样跳了四五次，最终因没有力气了而被淹死。

纪晓岚为此感叹道：大概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有恃无恐再大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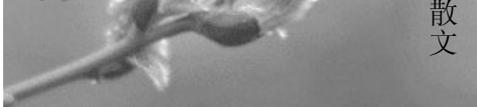
一种因缘牵引着心灵，一次又一次，重整行囊，在庄稼生长的地方或热闹的街头，重弹熟悉的音符。

——再度上路，我们仍然呼唤人生，呼唤彼此，但擦肩而过，却在心绪纷繁、行色匆匆中，留下了许多没有结局的故事。

今日的天空，往往飘浮着昨天未散的云烟，明日的希望，常常粉碎于今天的严酷。苦苦花高举着月光攀过老屋，没有一只犁划破记忆之河，没有一支歌能完成解脱？

历史创造了文明，文明确立着规范，然而人性和自由，却在文明中远离初衷。

## 坚守真实



散文

走在2005，仍然走在一个充满了喧嚣，暴力，灾难的世界，走在没有安全感的暗夜中。为什么坚持生命的亮度，会同生命本身一起被夺走？

## 法老神庙



## 雕直升机图

据《现代快报》报导，埃及考古学家阿兰·艾尔福德历经数年来的研究证实：塞蒂一世神庙上的被古埃及艺术家描绘的“直升机”或飞机确信都是真实的。艾尔福德对记者称，古埃及人描绘的是一个真实的直升机模型，就像他们经常用图画描述日常生活一样。

一些研究人员相信，古埃及人了解航空学的奥秘，并且曾经学会飞行，但后来这一知识却不知为何失传了。历史学家威廉·迪乌奇就曾宣称，古埃及人能够通过热气球或原始的滑翔机飞入云层，但只有王室家庭和贵族才能够享受飞行的特权。迪乌奇甚至宣称，古埃及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就是在一起“空难事故”中坠毁而死的。

世界闻名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专家理查·赫格兰称，这些神秘图像证明，古埃及人可能是曾经访问过地球的远古火星人的后裔，他称，火星之所以选择埃及降落，是因为埃及的地形像极火星表面。

无论古埃及塞蒂一世神庙上雕有“直升机”或者“潜水艇”来自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说明了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并证实了史前文明的真实存在，而且是有着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传递最新的国际讯息。频率和时间为：北京时间早上6-7点，9.635兆赫；晚上9-10点，7.310兆赫；晚上0-1点，11.765兆赫。

我们一再经历的苦难，加深着孤独与无助。于是深也懂得，浅也懂得，光也温和，血也温和。无泪的天空，宽恕着世无英雄？

穿过土地、森林、河流，目标在前方总保持着高度。

在生活中坚守一份真实，在内心保持一份关爱，在得失中存有一份感恩，任凭风雨冲刷不改，不就是拥有了高贵和自由，不就是拥有了壮美和丰富。

时变，境变，而诗人的风骨依旧，歌吟依旧。

所有人生苦旅上的行吟者，让我们相约在今天，找回生命的尊严，找到自由的梦土。◇